

鲁迅文学奖得主最新力作

胡学文 著

血

鲁迅文学奖得主最新力作 血色梅花比第二开

梅花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迅文学奖得主最新力作

胡学文 著

血 梅 花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梅花 / 胡学文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 - 7 - 5329 - 5230 - 4

I. ①血…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1770 号

血梅花

胡学文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 - 82098776 (总编室)
0531 - 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 插页/2
字 数 350 千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29 - 5230 - 4
定 价 3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7
第三章	53
第四章	79
第五章	99
第六章	121
第七章	143
第八章	163
第九章	185
第十章	205
第十一章	227
第十二章	247
第十三章	269
第十四章	291
第十五章	313
尾声	335
后记	341

第一章

血梅花



1

我奶奶柳东雨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日子。不是因为那天下雨，她滑倒磕破了脸；不是因为预感雾一样笼罩着她，她突然失去了方向感；也不是因为那个人再次出现，让她心底的伤口瞬间裂开。她记得，是因为她的后半生像一粒种子埋进那一天。

柳东雨倾倒下去，身后的陆芬随着一声惊叫。她本来想拽柳东雨，但是脚下不稳，也滑倒了，正好砸在柳东雨身上。妹呀！陆芬的声音透着慌张。她没有马上爬起来，而是妹呀妹呀唤着柳东雨。柳东雨喝令，叫什么，赶快离开！陆芬刚仰起半个身子，就挨了日本宪兵一枪托。陆芬再次倒下去，柳东雨迅速翻身，陆芬正好跌进她怀里。那个秤砣一样的日本宪兵喝令两人起来，却又用枪托对着她俩。柳东雨明白在地上赖着会惹怒他，起身没准儿又会挨打。对视片刻，柳东雨说，你站远点儿，我会起来的。柳东雨说的是日语，宪兵愣住了，显然没料到。趁这个机会，柳东雨推推陆芬。这次陆芬反应倒快，站起来马上退后几步。

对门的门开了，陆续走出四个女人。她们是昨天夜里关进来的，肯定没睡好，都摇摇晃晃的，只有走在前面的中年僧尼步子还算稳当。柳东雨颇为意外，他们连僧尼也不放过。

柳东雨目光扫了扫，加上“秤砣”，共四个宪兵。若在森林里是有可能逃的，这里不行，跑不过子弹，而且路也太滑。秤砣喝令柳东雨和陆芬上

车。陆芬悄声问，要把咱们拉到哪儿？是要活埋吗？柳东雨看出陆芬的恐惧，安慰道，怕也没用，先上车吧，到了就知道了。陆芬犹豫着，妹子，你可不能丢下我呀。柳东雨说，不会的，别磨蹭了。柳东雨比陆芬年龄小，却是陆芬的主心骨，其实两人认识还不到三天。

多年后，柳东雨回想起那个雨后的日子。若不是她拽那一把，陆芬就没命了。

那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天。

中年僧尼身后的女孩撞了宪兵一下，奔向大门口。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所有人都愣住了。他们看着女孩，没追也没吆喝，似乎女孩在开什么玩笑。陆芬显然意识到这是个机会，身体已经前倾。柳东雨一把揪住她，抓得死死的。陆芬惊愕地看着柳东雨，嘴唇哆嗦却发不出声音。柳东雨低喝，别动！陆芬再次瞅瞅女孩，回头瞪着柳东雨。柳东雨在她眼中看到了不解和愤怒。

院子不大，但巷子很长。女孩还在跑。要说她速度够快的，弹跳力也好。就要到巷口了，枪响了。柳东雨听到女孩的骨头摔裂的声音。

中年僧尼推开宪兵的枪，往巷子里走去。是的，她在走，很慢，依然稳稳当当的。陆芬询问地看着柳东雨，柳东雨没有回应，她也不清楚中年僧尼要干什么。

中年僧尼走至女孩身边，俯下身，轻轻抚摸女孩的额头，抱起女孩，转过身。走到汽车边，宪兵拦住她，在女孩鼻下试了试，让中年僧尼把尸体扔掉。中年僧尼平静地说，我答应过要照顾她。宪兵怒了，猛地举起枪。中年僧尼依然很平静，我必须带她一起走，不能把她留在这儿。话音未落，血从她胸口狂涌出来。

中年僧尼和女孩就这么轻易地死了，那个阴雨天突然变得血淋淋的。柳东雨还好，其他三个女人都吓坏了，上不去车，柳东雨把她们挨个儿扶了上去。

柳东雨跳上车，回头望望被关了三天的后院。她惊愕地发现，那棵五角枫，院子里唯一的五角枫在滴血珠。然后就看到那辆小轿车。轿车毫无声息地停在五角枫下，车上没有人下来，柳东雨也没看到车上的人，但她知道他就坐在车上。她认得那辆车。

宪兵没有关车门，似乎等待小车里的人下命令。柳东雨收回目光，脸上凝起厚厚的霜。

车厢是封闭的，还好不是密封，车顶两侧各有指头宽的缝隙。透进缝隙的光亮折成两个斜面，像锋利的剪子横在头顶。没走多久，陆芬就开始呕吐。柳东雨抱住她，陆芬几乎全吐到了柳东雨身上。那个柿饼脸女人上车就开始哭，边哭边磨叨，要杀了咱们吗？这是要往哪儿拉啊？没有人回答她。柿饼脸因周遭的沉默哭声更响，你们为什么不说话？老天，呜呜——我要是不去卖豆子就好了，就不会被抓住了，我家里还有孩子呀……她突然问，你们有孩子吗？依然没人搭理她。柿饼脸说，你们肯定没有，你们不像生过孩子的。你们怎么不说话？求求你们，说说啊，到阎王爷那儿好歹是伴儿呢。大约感觉柳东雨确实顾不上她，她转向角落里的另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上车便耷拉着头，似乎睡着了。柿饼脸等不到女人回应，干脆去摇她，妹子……哦，姐姐，你倒是说话呀，别睡啦，死到临头咋还有心思睡觉？女人被柿饼脸搞烦了，叫，你安静一会儿好不好？柿饼脸并未因女人的斥责闭嘴，女人的回应似乎让她抓住救星，好姐姐，你骂吧，别哑着就行。那个女人火了，你要再烦我，小心我撕破你的脸！柿饼脸往后退了退，妹呀……姐呀，你不痛快我也不痛快，抓你的是日本人，不是我，你有气就撕日本人，撕我也没用呀。女人忽然揪住柿饼脸的头发，信不信我真撕你？柿饼脸说，姐呀，你不高兴就撕吧。女人松开手，慢慢缩回角落。柿饼脸大失所望，妹呀，姐呀，要不你真撕了我吧，我已经没脸见人了，昨儿个……日本人扒了我的裤子，大白天呀，那帮畜生呀！

柳东雨想起屯里的二社女人。她被狼咬了一口，穿着棉裤，没见血，可是吓出了病，就像柿饼脸这样，逮谁和谁说。村里人管这种病叫胆破症。二社女人闹得最厉害的时候，见猫跟猫说见狗跟狗说，人们嫌烦，见她就躲。她犯病时，二社抽她两个嘴巴，她立马就好，乖乖跟二社回家。闹了一年多，她才渐渐好转。

让柿饼脸闭嘴，办法只有一个。可柳东雨不是二社，柿饼脸也不是二社女人。听着她失魂一样唠叨，柳东雨又很难受。柿饼脸再次将哀求的目光转过来时，柳东雨接住了。经过几次翻江倒海的呕吐后，陆芬彻底没了筋骨，

病猫一样窝在柳东雨怀里。和柿饼脸说话不比抱着陆芬好受，可要让柿饼脸不再烦躁，就得让她说，听她说。柿饼脸心里堵着太多东西，放一放兴许就安静了。

柿饼脸不傻，马上挪过来。她是你妹？柿饼脸想摸摸陆芬的脸，柳东雨挡住了。你是妹呀？柿饼脸一惊一乍的，怎么，她病了吗？柳东雨说没病。柿饼脸马上说道，没病你为什么抱着她？柳东雨说，她晕车，你不是都看见了吗，她快把肠子吐出来了。柿饼脸说，那是吓的。柳东雨说，你以为谁都像你？柿饼脸问，你不害怕吗？柳东雨说，怕也没用。柿饼脸说，我知道没用，可没用也怕啊。妹子，他们会不会毙了咱们？柳东雨说，要枪毙在院里就毙了，不会拉这么远的。柿饼脸的眼睛睁得更大，要活埋？埋到树林里？柳东雨说，别乱想，不会的。柿饼脸问，那要把咱们拉到哪儿？良久，柳东雨摇摇头，我也不知道。柿饼脸很失望，我以为你知道，你怎么也不知道？……你猜，他们要把咱们拉到哪儿？柳东雨没把自己的预感告诉她，只摇头说不知道。柿饼脸缠着柳东雨，妹子，你想想，你想想呀。柳东雨笑笑，有用吗？柿饼脸叫，怎么没用？就是死咱也得有个准备。柳东雨说，还有什么可准备的？柿饼脸顿了顿说，妹子，我看出你是个好人，我要死了，你要是能跑出去，就去黑山屯告诉我那口子，好好照顾孩子。柳东雨不知说什么好，只得点点头。柿饼脸突然又哭起来，妹子，我就是怕呀，裤子都尿湿两次了。我咋这么倒霉，不去镇上卖豆子就好了。妹子，你真不怕？柳东雨摇摇头。柿饼脸惊奇道，你咋就不怕？你可比我小呢。柳东雨说，怕也没用。柿饼脸问，你还没找婆家吧？柳东雨摇摇头，歇歇吧，我舌头都要冒烟了。柿饼脸却来了精神，你是不是……也让日本人那个啦？柳东雨瞪着她，不答话。柿饼脸说，我知道就是，妹子，别憋着，哭哭吧。柳东雨终于忍不住，喝令，闭会儿嘴好不好？柿饼脸说，我知道你憋得难受，你痛痛快快哭吧，要不，你打我，照这儿打，反正我的脸也没用了。柳东雨扬起手，柿饼脸静静地等着，竟然有几分悲壮。好一阵儿没动静，柿饼脸埋怨，你怎么不打？要不我抽你？我难受的时候就盼着有人揍我一顿。

一直在柳东雨身上歪着的陆芬挣扎起来，说，你自己揍自己啊。

柿饼脸呀一声，你醒啦？你可不像个姐哎，瞧瞧把你妹糊成什么啦。陆

芬要自己坐起来，柳东雨低声道，别听她的，你行吗？陆芬说，行，我没事了。柿饼脸说，你俩长得不一样，不是亲姐妹对吧？柳东雨说，你猜猜。柿饼脸又来了兴致，肯定不是，你是苹果脸，她是瓜子脸，你的眉毛往上，她的眉毛是弯的，干姐妹对不对？柳东雨和陆芬都轻轻笑了。柿饼脸又唠叨一阵，再没人搭理她，她终于斜靠着打起盹。也难为她，真该歇歇了。

在车里辨不清方向，天阴着，也不好判断时间。一路颠簸，柳东雨早就饿了。早饭她分了一半给陆芬，没料想陆芬全吐了。其间，车停了一会儿，几个宪兵去撒尿，也可能是去吃饭。

实在太疲劳了，柳东雨渐渐昏沉。

枪声突起。柳东雨被惊醒，陆芬下意识地抓住柳东雨的胳膊，柿饼脸则发出一连串惊叫。柳东雨喝令柿饼脸闭嘴。可能柳东雨的表情有些凶狠，柿饼脸惊恐地捂住嘴巴。从枪声判断，应该是有人和车上的宪兵交火。柳东雨首先想到的是哥哥柳东风。是的，哥哥不会由着日本人带走她。柳东风来了，哪怕救不出她，但只要他在，那个人的谎言就会被揭穿。她想起城门上的脑袋……不，绝对不会是柳东风。她知道那个人在说谎，他一直在说谎。他说的话，连同他的嘴唇眼睛眉毛神情，都是用谎言堆起来的。柳东雨大声道，别怕，是来救咱们的。柿饼脸猴子一样蹿过来，摇着柳东雨，真的吗？是真的吗？柳东雨说，当然是真的，别慌，先趴下，躲子弹。

枪声停止，杂沓的脚步由远而近，然后是砸车锁的声音。

多年后，柳东雨仍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场景。不是柳东风，是几张陌生面孔。中间那个厚嘴唇男人显然是个头儿，柳东雨从几个人的装束已经判断出他们的身份。后来，林闯告诉她，那天他是去县城办事，遇上日本宪兵的车完全是意外。本以为车上拉着枪械子弹，至少也拉些粮食布匹，没想到只有四个女人。他说，当时第一感觉是赔本了。若不是打死几个日本宪兵，得了几条枪，就真是赔大本了。

男人注意到柳东雨，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许久。柳东雨没见过那么厚的嘴唇。

一个小个子伸进头，使劲瞅了瞅，骂骂咧咧地说，妈的，什么也没有，就四个女人。

男人还在看柳东雨，柳东雨的目光带着刺。

男人说，我救了你们，连个谢字都没有？

柳东雨说，大哥，你的人还用枪指着我们呢。

男人回头，都鸡巴收起来，眼睛长房檐上了？没见就几个女人吗？

那天晚上，她们四个人被带到男人面前。竟然是陆芬首先开口，她说不能给我们换换衣服，都脏死了。柳东雨有些意外，到底陆芬是富家出身，这种时候惦记的不是生死，却是脏污的衣服。

男人本来半仰着，似乎被陆芬惊着，慢慢坐直，然后嘿嘿笑起来。你们哪，真是得寸进尺，我救了你们，让你们吃饱饭，还要换衣裳，不过，也能理解，女人嘛。就当这是你家好了，别当我是外人。你们还有什么要求？柿饼脸说想回家，如果给几个盘缠更好，不给也行。另外那个女人也说要回家。男人将目光转向柳东雨，小妹，你呢？柳东雨说，手下人这么听你的，说明你是重义气的人；敢打日本人，说明你是真汉子。男人摆摆手，可别，我最听不得女人奉承，有什么要求，直说。柳东雨说，送我们离开。男人追问，就这？柳东雨点点头。

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吧？听说过林冲没有？我叫林闯，是林冲的后代。我爹给我起名林二狗，林闯是我自己改的。这名字牛吧？我是林冲的后代，不能给林冲丢人。这个寨子，你们也看到了，有吃有喝，就是乐子少些。我不是坏人，我的弟兄们也不是坏人，过去吃大户，现在干日本人。是坏人就不救你们了对吧，救了就不能不管。

柳东雨想，还是个话痨。

怎么管呢？光耍嘴皮子不行，得好好管。送你们走？我干不出来。你们离开，还会落在日本人手里。知道日本人要把你们送哪儿去吗？日本人的说法很文明，叫劳军，其实就是陪日本人睡觉。可不是陪一个人睡，日本兵都排着队呢，再结实的女人也经不起这么折腾。所以我不能让你们再落进日本人手里，想来想去，只能让你们留在山寨。放心，有我和弟兄们吃的，就有你们的，我林闯说话算数。我的弟兄们，你们看上谁就和谁成个家，给咱寨里也生几个娃。

柿饼脸叫起来，我家里有男人，还有孩子，他们还等我回去呢！

林闯说，你想想啊，如果这时候你还在日本人手里，他还等得着吗？这兵荒马乱的，谁都不知道脑袋能安多久，别想那么远。当然喽，我不逼你们，你们回房好好想想，什么时候想通了，就跟看门的说一声，你们就可以出来，咱就真是一家人了。

柳东雨冷冷地问，想不通呢？

林闯嘿嘿笑，慢慢想，慢慢想好吧？现在别急着告诉我。

柳东雨说，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到死也想不通。你和日本人倒挺像，他们是狼，你们是狗。

林闯没有生气，反而嘻嘻笑了，小妹，刺儿够硬的。话别说这么难听嘛，狗有什么不好？

林闯让人把她们带走。柿饼脸突然号出来，放了我吧，大哥！

林闯怔了怔，突然就冷了脸，你叫我哥？

柿饼脸有些慌，大叔，大叔呀。

林闯气冲冲地质问，你叫我叔？

柿饼脸更慌了，爷……不，太爷！

林闯气急败坏，走过去抬脚就踹，快触到柿饼脸又撤回去，突然仰头大笑，后来整个人就蹲到了地上。好半天，林闯站起来，有些恶作剧地对柿饼脸说，你好好看看我的脸，我有那么老吗？你叫我声兄弟，我就放你走了，你叔呀爷呀的，成心气我呢？柿饼脸马上改口，林闯做委屈状，晚了，早干什么去了？柿饼脸不死心，还想说什么，柳东雨拽她一把，同时狠狠瞪了林闯一眼。林闯突然又笑起来，上气不接下气的。

回到房间，柿饼脸仍然懊悔着，我咋就叫他哥呢？喊他兄弟多好。我这辈子吃亏都因为这张嘴，你们说，我是不是嘴贱？陆芬说，知道贱还不闭嘴。柿饼脸叫，我抽这个贱货……然后又可怜兮兮地说，我下不去手，你们帮帮我。没人理她。柿饼脸抽了自己两下，突然醒悟似的说，明儿我见他就喊兄弟。

想见林闯没那么容易了。

她们不能出去，饭菜到点送来，和坐牢差不多。看守的人说，什么时候

她们想通，答应留下来，就可以出来。柳东雨恨恨地想，还用你个破看门的多嘴，那个厚嘴唇的家伙早说了。

第三天，那个一直沉默的女人出去了，没和她们打招呼。

柿饼脸问柳东雨，她真要嫁给土匪？柳东雨不知怎么应答，她也很吃惊，那个女人这么快就作出了决定。

第四天，柿饼脸忽然一跺脚，嫁谁不是嫁，我豁出去了。

只剩下柳东雨和陆芬，房子就有些空旷。柿饼脸在的时候觉得她烦，她走了，突然特别冷清。陆芬紧紧靠着柳东雨，柳东雨知道她心里发慌，等着主心骨说定心的话。柳东雨不知说什么。如果是日本人，不会有这样的耐心，早把她们收拾了。他们是土匪，还算讲些信义。柳东风说过，整个东北大大小小的土匪上千，他还在其中混过一阵子。土匪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这个林闯却不好判断。说他是坏人吧，似乎没那么坏，没把她们强行分给他的兄弟，而是由她们自己决定；说他是好人吧，却不放她们走。耗下去会是什么结果，柳东雨心里根本没谱。她当然不会留下，她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她不能劝陆芬硬耗，更不能劝陆芬嫁给土匪，所以只能沉默。

陆芬终于憋不住，很随意地说，也不知她俩现在干什么呢。柳东雨明白，陆芬是在试探她的态度。柳东雨知道不能再回避，于是也很随意地说，爱干什么干什么呗。陆芬说，也许已经和他们中的一个过上了。柳东雨轻轻哼了哼。陆芬说，磐石每年都闹土匪，我从来没见过，没想到自个儿落进土匪窝了。看他们也平平常常的，不怎么凶嘛。柳东雨说，你以为他们都青面獠牙？陆芬说，传说中的土匪都很凶，吃人肉喝人血呢。柳东雨轻轻笑笑，那都是大人吓唬小孩子的。陆芬说，我小时候父亲就是这么吓唬我的，所以我晚上从来不出门。柳东雨说，你父亲也没想到吧，这么乖的闺女，竟然私奔。说完突然后悔了，怎么能这么说呢，这是陆芬的伤。那三天，陆芬把什么都告诉她了。陆芬果然有些生气，你笑话我呢？柳东雨说，可不敢，我挺佩服你呢。陆芬问，佩服什么？柳东雨说，大户人家的小姐和穷小子私奔，这是戏里的事，你还真敢这么做，不佩服行吗？陆芬突然伤感起来，我没戏里那么幸运，没等到他，倒撞上日本人。好不容易得救，又是这样……你说，他为什么不来？出事了，还是骗我？柳东雨安慰她，你这么俊，还学过

医，哪个男人舍得骗你？也不一定出事，可能就是误了时间。我要是男人，这辈子缠定你了。陆芬几乎要哭出来，别笑话我了。柳东雨说，我真不是说笑，娶你的男人肯定有大福气。陆芬摇摇头，我知道你是宽慰我。柳东雨说，这中间兴许有误会，你不打算回磐石找他了？陆芬反问，还回得去吗？柳东雨说，当然回得去，只要你想。日本人都没把咱怎么着呢。陆芬问，就这么耗着？柳东雨嗅出味道，轻描淡写地说，我不能替你决定，如果是我，怎么也得回磐石一趟。陆芬没接话。

妹子，你怎么会说日语？陆芬突然打破沉默。柳东雨愣了一下，说，我和日本人打过交道。陆芬问，你和他们认识？那怎么还抓你？那个人的脸钉子一样冒出来，柳东雨被扎痛，心缩了一下。过了好一阵儿，柳东雨说，咱们和林闯也算认识了，不照样关着咱们不放？过了一会儿，陆芬问，如果……我是说如果，你必须在他们中选一个，你会选谁？柳东雨极干脆，没有如果！陆芬没有放弃，反正没事干，就当是玩嘛。你说说，会不会选林闯？他可是头儿。柳东雨说，那嘴唇耷拉下来能砸着人，我还怕疼呢。陆芬笑了，他好像看上你了。柳东雨说，哈，长本事了啊，取笑我！陆芬一本正经地说，真的，我能感觉出来，他对你特别有好感。柳东雨突然冷了脸，那就让他等着。陆芬小声道，我会陪妹子的。

仅仅一天陆芬就改了主意。妹子，我对不住你……我豁出去了！要不是他们救咱，不定遭什么罪呢……他们都不凶……只要对我好……

柳东雨打断她，我知道了。

陆芬说，我会求他们好好待你。

柳东雨说，别费神了，照顾好你自己。

陆芬说，我会来看你的，我成了土匪婆，你可别嫌我。

柳东雨笑笑，怎么会呢，我们是姐妹。

陆芬走到门口又返身，深深躬下去，那情形像生离死别。

柳东雨叮嘱，好好的，不能由着人欺负你。

陆芬使劲点点头。

柳东雨没有理由要求陆芬留下陪她，那可能意味着送死。林闯若不高兴，就是一句话的事。但是陆芬离开，柳东雨还是有些失望。又想想，陆芬

也算不容易，富家小姐没受过大罪，妥协就不用再受罪了。可是谁说得准呢？兴许受的罪更多。柳东雨挺担心她，就她那柔弱样儿。又暗骂自己胡乱操心，自己都悬着呢，况且日本人到处乱窜，能躲在这个寨子有吃有喝已经很不错了。

孤寂剪刀一样绞着柳东雨。偶尔有那么一阵，柳东雨有些动摇。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她必须活着。先妥协，然后伺机逃离，她相信自己可以。嫁给他们中的一个又怎样？他们再凶再狠也超不过日本人，反正早晚要逃。林闯话脏，却也在理。陪一个土匪睡觉，怎么也强过让一群日本人糟蹋。

那就妥协？

念头刚刚冒出，柳东雨忽又揪断，扔石子一样抛得远远的。她狠狠掐着自己，惩罚自己的懦弱。不能妥协，绝不能。一个自称林冲后代的人，竟用这种手段对付女人。没有强迫，是软泡，这种软刀子更伤人。如果是日本人也就算了，狼吃人，一点也不奇怪，可他是中国人……柳东雨自小性子烈，父亲是猎人，哥哥柳东风也是猎人，不能给父亲和哥哥丢人。

林闯要杀了她吗？柳东雨心里乱糟糟的。

第七天，林闯闯进来，手里拎着锯子，身上还沾着木屑，灰头土脸的。你还真能撑啊。围着柳东雨转了一圈，林闯调侃道。

柳东雨冷冷地说，怎么，要锯我？从哪儿下手？

林闯乐了，脾气够大的啊。这年头，人都他妈疯了，你说小日本不好好在自己家，跑到别人家耍横。你呢，吃我的喝我的，还冲我嚷嚷。发火也该是我发，轮不到你啊，你这是怎么啦？

柳东雨说，日本人没你狠，他们用枪用刀，你干脆用锯子。也是林冲传下来的？

林闯说，我哪舍得锯你。我是个木匠，每天不干点木匠活就闷得慌。我正锯木头呢，手下人告诉我，七天期限到了，我挺惦记你啊，就跑过来瞅瞅。

柳东雨说，你还会干木工活啊？

林闯不理睬柳东雨的嘲讽，竟带了些得意地说，我不只会木工，还会酿酒酿醋，山寨的酒和醋都是我自己酿的。我这个人好奇，什么都想试试，不

过还是最爱干木匠活。

柳东雨说，你还真是入错行了。

林闯说，没入错，哪行咱都能干。想不想看看我的枪法？我敢说，整个东北比我枪法好的超不过三个。

柳东雨说，吹牛你也很在行。

林闯有些负气，怎么，你不信？走，现在就让你看看。

柳东雨说，我没兴趣。你直接说吧，要把我怎样？

林闯拍拍脑袋，差点把这茬儿忘了，你还不是寨子里的人。今天是最后期限，你现在决定还行。小妹，我得给你最后的机会。

柳东雨说，我要是没想通呢？

林闯困惑道，怎么就没想通？往通里想啊。

柳东雨反问，我为什么要想通？

林闯说，你能想通的，小妹这么聪明。

柳东雨说，少废话！你不是枪法好吗，现在就试一下吧。

林闯笑笑，还是个烈女呢。可我就不明白了，你嫁给咱兄弟还不如死吗？

柳东雨说，我宁可死。

林闯说，他们都不坏，懂得疼女人。

柳东雨说，不稀罕。

林闯说，要不是我救你，你现在正被日本人糟蹋呢。你知道多受罪吗？白天黑夜都不消停。

柳东雨说，他们是畜生，你们呢？也是？

林闯说，我的嘴就够厉害了，你比我还厉害还刁。告诉你，咱不是畜生，如果是，还耐着性子让你想吗？

柳东雨说，你这是杀人不见血，更狠。

林闯说，你这火憋得够大的，还会什么骂人的话，都抖出来吧。我今儿有空，正好给你解闷。

柳东雨恨恨道，给我解闷？你配吗？

林闯说，别啊，不说话多没意思。